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邵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閔公

公名啟方史記名開葢為漢景帝諱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周　辯見隱公元年

鄭　詳見隱公元年

齊　管仲為政

宋　詳見隱公元年

晉　獻公十六年是年晉作二軍

衛　魯閔公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曹

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詳見隱公元年

曹　詳見隱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詳見隱公元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二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元年

楚　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汪氏曰如昭七年衛襄公卒齊惡告喪于周職喪掌諸侯之喪以

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汪氏曰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襚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王人佐其受之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大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弒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令也驟擧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

于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劉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外域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外國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往救而四鄰不救皆罪也救而譏其次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譏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鬬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邪　兵者春秋之所甚重

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袵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卹同惡皆管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破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一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旣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徳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二月而始克葬葢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杜氏曰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程氏

曰書曰季子而不名
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杜氏曰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范氏曰子男子之美稱其曰來歸喜之也范氏曰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國人懼其遂去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啖氏曰不言歸自陳齊命也

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

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

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友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弑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簒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陸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名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而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

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莊雖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秘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名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名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張氏曰邦之杌隉有覿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而名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音仙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朱子曰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覺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個社稷起有此大

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汪氏曰朱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廬陵李氏曰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説公羊稍異何氏以為季子辟内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内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强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閒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

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子齊侯也齊侯曰繼魯本感落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

冬齊仲孫來

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

而曰仲孫疏之也
其言齊以累桓也

仲孫齊大夫也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汪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盎仲孫乃無知之後孫氏以為天子之命大夫未詳是否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茅堂胡氏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覬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趙氏曰病桓公而嘉仲孫也陳氏曰書來譏也

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
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
知也桓公不能正惘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
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
桓也張氏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
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
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連行方伯之義
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為猶有以異於傾險乘
釁者之可誅也永嘉呂氏曰仲孫雖不書名直言來
而罪自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
州實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
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譏之也然
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
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　啖氏曰公穀云是公子
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按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
謬亦甚矣廬陵李氏曰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

得其義張氏又兼得
二家之旨無餘藴矣

附録 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茍無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家氏曰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别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益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强其所不欲之辭也啖氏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益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絶之心也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鄣遷陽則不絶其祭祀矣存邢存

衛存祀則興滅繼絶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

附録左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禄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宫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宫廟在三年之中矣言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

謂禘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趙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就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陳氏曰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大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諸侯

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汪氏曰公羊文二祫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今按公羊言大祫之禮曾子問乃時祫之禮

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茅堂胡氏曰諸侯有祫無禘然尊而天子卑而大夫亦間有言祫之名皆為合食

於其祖而言爾非別有祫祭之禮

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大嘗禘是也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朱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五峰胡氏曰周公立為經制

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没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茅堂胡氏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

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

何氏曰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高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

益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

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

杜氏曰新主既立特祀于寢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汪氏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于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令曰禘于莊公蓋以吉禮特祀于寢耳

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耳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尸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為尸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羣廟之主烏在其

為締禘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張氏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在王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臨川吳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責聖筆也泰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桼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用之於莊公又禘于太廟以

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傳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體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皆妾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

程氏曰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為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父子以為合祭羣廟之主而朱子師友從趙氏以謂不兼羣廟之主故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謂禘為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纂例譏左氏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宮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録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為惟魯一國有禘樂耶○劉氏曰公羊云未可以稱宮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廬陵

李氏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傳八年禘于太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得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

親筆也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汪氏曰魯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今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夫子所削故左傳所記當時列國賦詩及吳季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今考圖生之杞滅之狐裘皆諷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五

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前漢書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邢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汪氏曰如路寢小寢高寢臺下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

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漢平帝紀稱帝崩不言莽弑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刺帝刃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其父祖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揜矣汪氏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況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備書於閔薨之後鈇鉞之誅顯然

于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劉氏曰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公羊之說非也所謂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言凡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毋葬子何足為義乎穀梁之說亦非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音遜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遜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陳氏曰文姜无妻道哀姜无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

見而復貶絶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汪氏

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很之志已見於讎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狡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于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弒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于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絕之之意已著矣

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弒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發佚賊之責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弒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威令未著乃不能爾非不討也設以聖人處之

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内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知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

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史記呂后紀后崩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以為內應諸呂使灌嬰擊齊嬰與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劫酈商令其子寄說呂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呂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禮記明堂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

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或問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貶其公子與翬同茅堂胡氏曰翬不稱公子者為戒貴戚之卿主兵擅與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公也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

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别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汪氏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寘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圉人犖卜齮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碏雍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興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兹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興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絶之歟廬陵李氏曰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

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陸氏曰穀梁云其曰出絶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廬陵李氏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局報乎張氏陳氏之説是矣

附録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

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杜氏曰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

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頼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劉氏曰魯君弑國亂上下莫相安齊桓公鶩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

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曰不言使其誼有君之所不及也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內則季子外則高子其功一也春秋內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汪氏曰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覘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弒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絕有庸於魯耳又曰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高子定難而存魯國屈完服義而從中國皆美之也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貶之也事同而褒貶不同者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

屬辭之義必考上下文而觀之廬陵李氏曰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戚齊無君文不没公即魯無君何故没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慾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釁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汪氏曰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

帝漢梁冀之敗家晉賈后淫亂隋煬烝陳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中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幾至滅亡

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正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纔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陳氏曰滅不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汪氏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遏寇亂故為之

諱或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葢桓公始雖不能却狄人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絕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也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師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汪氏曰左氏不言禦狄益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而實無知狄之志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為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匪其人非棄而何葢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强使之不獨陷其身

又棄其民乎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逺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啟疆之心一旦乗鏬擣虚則鄭必束手就亡矣臨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闘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

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五代史晉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絶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

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脩理一制書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汪氏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

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録 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

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春秋大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宋　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兹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

僖十年弑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懐公圉立僖二十四年殺懐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霸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驩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

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考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我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隠公元年魯僖公二十六年傳見莒兹丕公

郳 文公七年

許 魯僖公四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郳 魯莊公五年書郳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郳子始爵命也自郳黎來為小郳子天下無未命諸侯矣

楚 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

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壬戌八年　惠王十年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音遜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章欲反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

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音現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或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亦嘗請命于王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閔公之

甍魯使不告于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又不見于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張氏曰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于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亂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啖氏曰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諱而不書賂公何以書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

公羊傳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

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程子曰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杜氏曰次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

聶北邢地

三國稱師見音現下同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

之不速也高氏曰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著其救難不速也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李氏曰善其重愛民命不速加兵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明下言次雍榆罪叔孫也汪氏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急於進兵而救患之不急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

救矣

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去聲攻戰樂音洛殺人者於罪為大胡氏曰春秋以用兵侵伐為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蓋賊虐無辜視而不救則人道必淪矣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閒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趙氏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

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為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云㫒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劉氏曰公羊云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非也若此當貶又何遂其意乎若當褒則次非救者非所褒也又云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于聶北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直言齊師曹伯有何不可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何以獨無師乎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

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揄也胡氏通為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為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別公羊以為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此三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又曰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

公羊以為諱齊侯穀梁以為微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后同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公羊傳遷者何其意

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杜氏曰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音現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入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雖自潰而非為狄所入也諸侯逐退狄師然邢國遺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啖氏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中為附庸公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于

夷儀衛遷于帝丘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為列國故不言其人遷之但言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趙氏曰從而臣之曰遷其齊遷紀郱鄑郚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其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亦是但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夷此見興也

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范氏曰復列三國美齊桓存亡國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版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敘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

與乎中國衰微強暴凴陵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雖狄人之暴橫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汪氏曰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于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廬陵李氏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高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既

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音基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讐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扶又反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沙隨程氏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也或問齊人以歸是齊人于此時告魯許之以將歸姜氏歟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曷為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至何其久也茅堂胡氏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具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張氏曰自文姜弒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弒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

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光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旣伯之後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閔一事然亂賊遄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夷或為魯地或齊地雖不可考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為已甚

然先儒謂武后纂唐唐之臣子猶當廢庶人而戮之況齊桓而不可殺哀姜乎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左傳鄭即齊故也

楚稱人浸强也汪氏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為進之此稱人則以為浸强何也蓋來聘來盟則嘉其慕義于中國故曰進之侵伐中國著其陵暴故曰浸强也莊公十年敗必邁反蔡師虜獻舞固已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現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始封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去聲其

猾夏復扶又反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展兩反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孫氏曰敗蔡入蔡稱荆來聘始進稱人伐鄭又稱荆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舊名前此侵敗中國皆以州舉獨來聘稱人自此始稱國稱人則侵強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桓没而宋襄霸然後始列于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廬陵李氏曰荆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殺兄而立是為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

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强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疑亦得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勑呈反公作打

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孫氏曰楚人伐鄭故桓合諸侯于檉杜氏曰犖即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强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汪氏曰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邁反偃公作纓

左傳虚丘之戍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内也杜氏曰偃邾地

柽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音預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柽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遏寇亂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柽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而撓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于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酈力知反公作犁挐女居反又女加切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莒拏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内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拏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内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杜氏曰酈魯地大夫生死皆曰獲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于偽反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鋭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去聲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興師詐戰

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獲挐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汪氏曰莒人受賊而責賂固非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公羊皆謂予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具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劉氏曰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莒詹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啖氏曰穀梁云季友搏殺莒挐按季友賢哲之士寧為匹夫之事乎傳誣也廬陵李氏曰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給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扶又反）宗廟矣書孫（音遜）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起呂反）氏者受於魯（王氏曰不稱姓則許齊桓之能殺不去氏則罪僖公）

之受葬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為不于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高氏曰齊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文姜差輕何氏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不稱姜以

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扶烝嘗乎○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弒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則非春秋所諱矣汪氏曰文定謂書夫人喪至以譏齊桓據劉氏專責魯僖之請姑兩存之廬陵李氏曰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為闕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云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國語衛人廬于漕桓公城

楚丘以封之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汪氏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爾孫氏曰此會檉之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貶也夫子錄之詩木瓜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廬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木瓜美桓公而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朱子曰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畧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周禮大宗

伯王命諸侯則儐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几筵几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詩定之方中小序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救其禍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說之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汪氏曰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

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霸者命之則為專封矣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繫而不殺美救患也永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言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溥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劉氏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曽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訐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葢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葢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畧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張氏曰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畧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也髙氏曰宋子魚曰齊桓

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于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汪氏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漕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畧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例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封而備責之也歟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

得追其責矣○劉氏曰糓梁云國而曰城此邑也而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茅堂胡氏曰書哀姜孫于邾薨于夷夫人氏之喪至其誅絶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曰葬書小君諡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臨川吳氏曰哀姜有罪齊桓以霸令誅之者義也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絶母之道故僖公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公糓作下陽

晉始見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竒存焉對曰宮之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竒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

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内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内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宫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宫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宫之奇果諫語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

也如受吾幣而不假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

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求勿居勿二反產之乘繩證反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薛氏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永嘉呂氏曰州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虢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茅堂胡氏曰滅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

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石曼姑以衛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之賜也通鑑永徽五年上欲立武昭儀為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上因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明年召無忌等言立武后無忌以為不可范氏祖禹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為重矣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矧受他人之賂遂

其強暴者爭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徐彥曰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鄒之入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猶秦有潼關王氏曰潼關乃黄河衝徼華山之東兩山夾立窄狹僅容單車一夫可守蜀有劒嶺汪氏曰劒門天下壯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夫當關萬夫莫捍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易坎彖傳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其衰世之意邪茅堂胡氏曰孔子曰大道

之行也天下為公外戶不閉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兼盛衰之世而立法如書城中城之類見城守之不可全恃如書滅下陽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能自守也張氏曰晉武公以曲沃伯簒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于士蔿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盖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扼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郜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高氏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陵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虢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於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

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又曰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太子仇及成師仇為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并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佹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太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三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伐東山皐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于此○趙氏曰公羊云夏陽郭之邑曷為不繫之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若在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

按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作貫澤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弋陽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杜氏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

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史記樂毅傳燕王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韓秦連楚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為上將軍并獲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至是而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汪氏曰貫

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黄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黄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黄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廬陵李氏曰貫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為諸侯皆在然何氏范氏之注則但春秋褒以偏至之詞耳啖子謂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張氏說是又曰江黄始至於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侯陳黄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附録左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杜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孫氏曰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

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

十六宋桓二十五
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范氏曰閔憂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歷時而總書汪氏曰謂歷三時而後書或歷四時而後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

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真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見文公二年以宗廟則大室屋壞見文公十三年以賦政則四不視朔見文公十六年以邦交則三不會盟見文公十年十五年十七年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文公十年十三年

以著其慢也汪氏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悔過求已修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脩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間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不復書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主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為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杜氏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茅堂胡氏曰取不言滅者取為附庸不絕其祀也高郵孫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襄陵許氏曰舒蓋荆與國徐人取之蓋倚齊魯家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廬陵李氏曰按徐僭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取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者楚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又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滅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

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叛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刺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也

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杜氏曰示旱不竟夏何氏曰所以詳録賢君精誠之感也

雨云者喜雨也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于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音洛下同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劉氏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歴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茍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以百姓之心為心是故與民同憂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王事之成也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

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陸氏曰公羊云上雨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

按左氏謀伐楚也汪氏曰二年楚侵鄭故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中伐楚之約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預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孫子兵以正合以奇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

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竒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去聲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音部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居綺反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也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

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汪氏曰公羊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竊疑此當在盟葵丘之下蓋錯簡耳與孟子所載五命之詞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糴穀梁所言雍泉訖糴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蒞后同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穀梁傳蒞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杜氏曰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來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汪氏曰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有輔

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為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　廬陵李氏曰涖盟對來盟為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良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爾則涖盟為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檉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廬陵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附録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薛氏曰侵蔡以攻其捍蔽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

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

杜氏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范氏曰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茅堂胡氏曰桓公伐楚聲大義以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正也朱子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

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

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去聲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杜氏曰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何氏曰桓公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録其次止善其重愛民命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患其强暴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猶懼楚勢之强思全

必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威而後伐楚是則齊桓用兵之心淺於蔡而深欲圖楚也兵至蔡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不在於侵蔡也陳氏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强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弑則修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內外之分於是伐楚而已侵蔡名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張氏曰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于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冑而甘心於僭竊之夷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强故可以遂伐楚也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强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

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時出于紀滅弦伐黃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書遂以譏其專書次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慴懼楚人免民左衽也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汪氏曰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得臣服義則亦不戰矣或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若

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朱子曰然汪氏曰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為庶幾矣或謂桓伯之初不能救蔡蔡之從楚實不得已桓之伐楚不當先侵蔡今考侵蔡之後蔡終不與齊桓之會晉文僅能致蔡于踐土于溫翟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曰過乎廬陵李氏曰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次鄫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劉氏曰公羊云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也又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俟屈完也此亦非也若實俟何為不言屈完如師啖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家氏曰左傳云蔡姬蕩公于囿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

蔡為私怨而伐殆不然也高氏曰齊桓欲攘荆楚經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為蔡姬舉哉襄陵許氏曰經書潰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又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生事為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然此獨遂救許

反為善之尤者葢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高氏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汪氏曰穆公也子業嗣是為僖公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汪氏曰成十三年書曹伯盧卒于師襄十八年書曹伯負芻卒于師在會則稱會汪氏曰定四年書杞伯成卒于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

音闕汪氏曰棺親尸者　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榇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張氏曰名陵地屬頴川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劉氏曰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榖梁之說非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屈居勿反完音桓名上照反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名陵何師在名陵也師在名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桓公救中國而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王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

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内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杜氏曰于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陸氏曰楚蠻夷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襃之其不稱使權在完也范氏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卻齊遂得與盟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盧氏

曰書來盟于師見桓公以正義伐楚楚來乞盟于師也高氏曰來盟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序完績也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强夷最為盛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古堯反與同好去聲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去聲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去聲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

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
曰齊桓之時緼（委粉反）而春秋美召陵是也（揚子法言注緼亂也）
桓公會諸侯於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
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楚故子雲言
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召陵之會能服楚也
蜀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
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
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
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
張氏曰來而不書使者春秋辨内外謹嚴之法雖錄
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
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
子使以嚴内外之分而仲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
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

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也汪氏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婁稱及國佐盟而書日則非序續也袁僑如會及袁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勝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兩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惡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荆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晉郤克等以力屈强齊齊因戰敗而强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譏之晉悼雞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又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

之也盧陵李氏曰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爲此以伐後書盟爲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爲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襄陵許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覘齊之强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

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辰完既服則盟爲齊侯之績故袁婁盟書及而名陵再書盟序績之説公羊得之

穀梁以退師爲桓不得志者非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説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公羊傳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

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孫氏曰桓公與陳侯南服强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家氏曰齊桓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詹執陳轅濤塗不與其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啖氏曰公羊云濤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左氏說是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又曰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與侵若是其甚乎故胡氏全取公羊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内師也臨川吴氏曰時江黄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黄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汪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范氏曰楚强莫能伐故以伐楚為大事何氏曰公出三時危公之久臨川吴氏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

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注氏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名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歟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遂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遂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朡伐淮夷故耳○陸氏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公羊之説非也廬陵李氏曰致先事致後事之説胡氏畧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侵楚盟皐鼬致會而不致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為得意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意致會不得

以爲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强諭也又曰謝氏曰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劉氏曰諸致例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不足信也

葬許穆公穆公作繆公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劉氏曰左氏云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耶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兹公作慈后同

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杜氏曰兹叔牙子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音繹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先知篇法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齊桓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侈劉氏曰齊桓之不可為周公亦明矣然春秋以周公之義責焉者以其可以及可以責者責於桓公也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

之信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南軒張氏曰五伯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為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汪氏曰朱子集註謂楚方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與此不同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

伐見侵而怨猶未急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辱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三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綜以荆州降劉璋以操得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荆州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劝之於數十年之内而棄之於俯仰之頃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

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蔡氏曰責愈重則憂愈大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此乃君道當然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於陘伐稱君稱侵陳者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

深責之也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怗荆之功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還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悔之故楚終不勝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怨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侵已甚也沙隨程氏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非有荆楚暴殄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强

夷甚畧罪弱國甚備非道也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葢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主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憂喜易位濤塗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爲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仰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强楚之熖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浸衰矣

惜哉春秋於伐楚也爵以褒之於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貶之其義著明矣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陳氏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閔而茲與敖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

三家之所從始也

附録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欵

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丙寅惠王二十一年五年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十八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

附録左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氏曰甚惡殺親親也啖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陳氏曰大子縊于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座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忘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陸氏曰小仁而大仁之賊也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亂之本也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皋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友梁

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大子驪姬為避禍之謀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寵奚齊卓子變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忝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知所戒焉　張氏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也　高氏曰諸侯世世子皆誓於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閒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況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無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所以深罪其聽讒而忍殺以此防其子也觀采苓之詩益可見其好聽讒矣

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漢書趙倢伃傳倢伃有寵太始三年生昭帝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戾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汪氏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座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

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范氏曰譏伯姬杞伯魯侯也薛氏曰無父歸寧猶曰不可況非禮之朝乎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參之皆失正也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伐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

于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況來為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葢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高郵孫氏曰此言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皆非禮也○陸氏曰接此文直書以示譏爾何有內辭乎公羊之說非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公孫茲如牟娶焉杜氏曰卿非君命不越境故奉君命聘于牟因自為逆而傳實其事臨川吳氏曰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牟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茲乃往聘于彼葢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託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

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其事公孫慈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婼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託君命以遂其私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后同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

及以會尊之也范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杜氏曰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汪氏曰陵謂陵遲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何氏曰儲君副主當世父位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啖氏曰齊不敢為會主故不云會齊侯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

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音支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陳氏曰王世子

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高氏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汪氏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

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許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為世子必稟王命之為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於危疑之際乃霸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或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

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內外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别也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内外之别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之失權於大夫故殊及以志其始也首止袁僑皆以明君臣之義而意不同于相黄池皆以著内外之辨而事則異皆變例之變者也讀者不可不深察焉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附録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秋諸侯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太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奉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復舉諸侯汪氏曰據祝柯重丘間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北則

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何氏曰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時世子不與盟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范氏曰齊桓尊崇王室綏會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劉氏曰首止葵丘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經大法也葵丘盡王者之禁皆有懿德美行超絕卓異非常之迹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汪氏曰新君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汪氏曰太子鄭乃惠王之長嫡桓公會首止以

定其位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共尊世子為天下之儲君且不敢使王世子同盟又以申明父子君臣之道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人之所以為人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否則去禽獸幾希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歟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廬氏曰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

止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安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致王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桓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侯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侯之抗

也春秋是以予桓也汪氏曰會盟同地而書辭重複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王禁平丘示威而晉伯衰于宋晉楚為成而中國失霸事異而文一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晉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曰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畧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曰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救許城緣陵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也救許又與緣陵異蓋于鹹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為殊辭緣陵為異辭者得之

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又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別之首止葵丘皐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皐鼬盟惟趙子以為劉子不與胡氏盟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又曰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為桓公挾天子者非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公羊

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曾子曰蓋不可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有惡者不與與音預下同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為幸汪氏曰平丘之盟上要天子之老則非尊王同懼剃纘纂弑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乘示威於諸侯則無忠信誠慤之意又信邾莒之訴而絕魯使不與盟則不盟不足恥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趙氏

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去聲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家氏曰鄭

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狥私違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高氏曰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

楚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荆楚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悲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攘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屬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鄬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道溴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閒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

歸則嬀已盟而逃故書
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楚始滅中國左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任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髙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張氏曰鬬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顓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内懐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懐愛叔帶之意而不悦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師師滅弦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故不絶也黄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黄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

之威而制楚之横與孫氏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黄義同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即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

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傳執而言所為也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信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程子曰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何氏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若夫虞公地之緼（紂粉反）於晉久矣（范氏曰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茅堂胡氏曰書晉人執虞公衆詞也虞公書爵而不名深著其罪所謂美惡不嫌同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貳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

之之詞也杜氏曰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何氏曰稱公者奪正爵劉氏曰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忘其地已奪是滅而不能死者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平庵項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平聲之能亡國敗家審矣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張氏曰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國家之將絕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前書滅下陽而後書執虞公則虞公之自取亡滅與晉獻無道絕滅號

叔虞仲之祀片言可見陳氏曰苟同力致滅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苟不同力執其君而國從之矣則不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爲晉人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王氏箋義曰滅而稱執者言虞當滅久矣今但執之而已滅虢不書者方罪虞以爲世戒若書曰晉侯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録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汪氏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没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

耳或疑春秋不當没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胡髡沈逞國未滅而書滅皆變其常法也或曰虞公嘗為天子之三公故稱公執天子三公其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而貶人之未知是否

劉氏南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脩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耶左氏怪其文理異常因彫琢之就為此爾

春秋大全卷十二